



先秦 — 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續編

錢鉞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先秦——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23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目 錄 (第二十三冊)

南渡錄	一
遜國正氣紀	一八一
三峰傳稿	三〇五
崇禎朝記事	三一五
明遺民錄	三八七
勝朝粵東遺民錄	五六五
南天痕	七〇七

南渡錄

南渡錄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亥福王至自淮

王諱由松神宗孫光福王常洵世子

年復因寇入河北流離入淮安時北都失守

肅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王路王之議起

神宗位也同江南在籍諸臣恐福王立後或追

妖書及提學移宮等案謂福王立則不惟釋罪且邀功

時以廢籍少宗伯而入留都倡議者錢謙益也于是兵

部侍郎呂大器主謀益張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

可妻曰廢皆然之丁憂山東食軍需煥祿部郎中周

鍾亦往來遊說獨迄系為民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

英密且心與謙益言不可時王聞懼不得立香台南

宸極兵高杰與黃得功外臣位協謀擁戴劉澤清素

先附立潞陽王是以兵不敵賊計促杰等南都諸臣不

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潞陽史可法將臨士

英為立潞王不知杰等與士英已歃血誓立王英可法

英為立潞王不知杰等與士英已歃血誓立王英可法

南渡錄

卷一

一

南渡錄

卷二

二

謝

五月九日朔福王謁孝陵入謁奉先殿出駐行宮群臣

迎見初進謁

初一日首謁孝陵至陵後避御路自西門入登告闕泣

畢禮問諸文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已入朝陽門由

東華門步過殿陛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止內守侍衛諸

臣入朝拜跪共商戰守何法奉封凡久御史初進住奉

以記解法登為立邸奉旨御大號及用人二事朝罷會

諸臣一初心在福王
遂令其子內心為
功也依不心依

立祐王立之如不港
負荷何

議登極監臨成以先行監國為便蓋愈推讓愈見王志
復國恥無正登大位心乃以金特監國第
已丑群臣上箋初進凡三上不允止允監國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是日王先行拜天禮升殿受監國露群臣礼畢始退兵
部侍郎呂大器心忭前議成請後日即登極御史初魁
然必爭階陛時之名松正今不而日即登極何以服人
心而附江北諸將士宜俟發長滿服從從之初揚州進
士鄭元勳聞迎諸客言于工科左李清曰揭從北

南漢錄

卷一

三

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任
況恩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為一左良王扶楚卿芝龍
拔盡各扶天子以今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登福
王何地死之抑幽之耶是動天下兵也時草野聞立必
非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

以監國論天下大政

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宣鴻業 列宗繼緒累積
深仁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屬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
力圖勤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熾乃敢震驚宮闈以

致龍馭升遐英靈斯天恚氣結地嗚呼愴哉孤避龍江
淮驚聞山訃既痛社稷之淪蓋激公之慟夫不俱生
志國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敬爾來進
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舉推選幸初選
國辭未後勉與懷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
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退陪天
祭那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全仇是敗猶賴國臣
民共興天下更始可大救天下

發大行皇帝喪諭天下

南漢錄

卷一

四

諭曰 先帝天聰神算玉承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
日艱勤學立政固有休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
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礼仗臣而臣以不忠報以仁養
民而民以不義報與倫攸教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則見妖氛日熾我亦子辱我宗
慈毀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先
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城無非欲化頑為良特亂解治何
皇天不弔遂有今年三月十九之辜及 國母梓姑
相從嗚呼痛哉孤雖渺渺片氣猶存暫膺監國並切除

亮謹來告于臣民庶僉予多取畏此律例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母禁民間音樂城邑皆無鎮守都布按
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三日迎香道官代行衛所州縣土官並免違香
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壬辰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吉為吏部尚書補本部
官類詳錄明等

命以於推總兵張應元仍鎮守水天等處

命兵部郎中鄭元吉宣諭各鎮

南漢錄

卷一

五

元吉先為提兵高傑監軍至是言聞賊膽橫心雄飛
潛桑且徐厚間諸鎮集兵民未馴欲親往宣諭務令
相安以拒逆賊又聞高傑已駐揚州請發萬金并往犒
然後會全文武諭以大義共圖江淮從之元吉渡江
躬行諸鎮慰酌頒犒悉起以大義又言江南聲勢重地
不便安插家口諸鎮唯此時傳責得功劉澤清高杰等
爭占據郡元吉復泊舟儀真會得功先至移書期以首
倡協恭共獎王室得功否吉如元吉乃批曰未識賊
視澤清與傑始漸解元吉請督輔可法達赴任為四

後月批政一相以

鎮盡地分守又以保所率兵稍強而謀乃議以保其
可法外示親信庶寓調劑無不至于一方民皆其苦
心也

御史和尙既陳致治大本監國嘉納之

既古殿下決頭大跳沛發明諭雖為總統寔全叛業以
仁厚降群情又以嚴肅定憲志此明紀綱飭法度之
也伏望中諭群臣此時與外並當遵守勿以多事還
和之端如器器當慎重如以和之端如器器當慎
可和愛惜而自媒之徑如不可附官爵不可不優崇而

南漢錄

卷一

六

躍進之階必不可有恩罰固宜當為可越之地勿生
無忌之端既降則軍運當核可原之條勿索即貨之
刑章庶幾紀綱明法度修然後以駐紮薄賦收民心以
舉賢錄才拔士心以信實必野收將卒之心言守國
戰勝夫更有進者殿下一心尤為紀綱法度之本念
敬天則天祚必滋至念法祖則祖澤益重長念勤
民則民情愈欣其共言皆聽
元廷推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東歸二學士兼兵部尚
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為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

俱入閣辦事提督學政陽部院馬士與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學

時弘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正義閣欲下明諭正逆

賊之罪以鼓忠義二曰御諸機欲上侯釋服更日直歸

三日設記誌欲必詞臣侍立紀監國言勅送貯內閣四

曰朕親蒞欲依列聖踐極遣使各蓋齋重吉慰告五曰

議廟號欲製列聖玉相琳奉先殿仍于奉陵側立祭列

聖山陵六曰歲暮奏欲無使小人亦使僧塔立說脫罪

俸恩七曰固江防欲將江北河北山東等處正稅本折

南渡錄

卷一

七

等從崇禎十六年以至十七年盡行蠲免無為賊小患

所悉八曰籌詔欲遣詞臣科臣招徠朝鮮以覘女直之

逆順合龍並嘉納之

甲午陞應寧府府事如印卿為禮部尚書在籍禮部尚書

玉鐸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同入閣辦事

曰廣附立派議故監國未熟命再推詞臣數人乃益更

以鐸陳子壯黃道周疏上曰廣與鐸俱熟閣臣可法

等為曰廣力諫然亦見監國之無私曰廣尋辭尚書

銜改左侍郎

推補科員張元始等

凡六員

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原堪為戶部尚

書兵部侍郎為大器為吏部左侍郎陞原任陝西巡撫

魏國事為戶部左侍郎提督倉場原任天津巡撫賀世壽

為禮部左侍郎陞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工部左侍郎原天

府尹劉士禎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國事先撫閩中坐流賊不靖戍

乙未改補吏部司官倪加慶如知縣葉廷秀等

南渡錄

卷一

八

加慶先為戶部以堂官候補錢糧赴該閣臣可法先與

同宗和其敏林先誠以兵部主事廷宜廷秀以救黃道

周廷扶俱改補

復起郭宗卿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宗周 先帝時以教言官熊開元姜燦等落籍至是召

還

命卿又初鹿仙宣撫江南

凡都之吏重以高保兵鎮揚州江北六民奔避無賴來

搜括掠或假忠義為茶每從逆諸如蘇松常鎮為最鹿

此即前卷之續
古者日事月為北第一

佳昔按吳有威強故命之制新倡能宣布故其甄別有

司督否三吳宴然

命止江督和細入援

風聞聞逆將東故止之

陞吏部郎中檢一海尚寶司卿

一范先以御史按河南請

兵部請設防江水師定額王萬添設兩鎮畫地分防仍復

撥江提督大臣協理俱允行

舊制撥江提督臣與勳臣並議 先帝時欽奉任誠

南渡錄

卷一

九

意伯劉孔昭設罷寇臣是兵部役郎中萬元吉議請復

無從也

冊補李洪鼎元如洪鼎元在冊第才清等為其戶部具上

各科都給事中羅萬家錢增等為各科左右給事中

時刑科右錢增服制未終疏辭隨其東南第一隱憂一

疏內稱江南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外以太湖為

腹以大海為尾閘以三江入海為血脉自吳松淞海塞其

江微細獨存安江一泄而安江之季之十里曰劉家河

一名下江乃安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必

致豚岡峻劉河自然深廣運艘布船支集于北國朝二

百七十餘年潮沙泥沙日就淺狹今新漲滿不一年竟

成平陸東流之水逆而西向灌漑無資若早魁為虐則

平疇屯拆為一大溪稻天如為月之戊申天啓之甲子

洪汎例以震澤不能受散漫橫勢必以七郡之田廬

為壑東南數百萬時賦盡委進流其如民生固計何但

事關大利害大工役非一郡一邑所能辦考之先朝水

利有為官特遣與役者來樂間夏原吉白茅之役也有

高委撫臣奏請在宜德間周忱嘉靖間李元副嘉慶間

南渡錄

卷一

十

海瑞吳淞白茅之役也成蹟具在特在廢斷必係上嘉

仙心命浙直撫按建議舉任

其撫臣徐公報奏復撫臣安府開州

戊戌吏部尚書張體言陳中興十歲下部酌行

一曰議節錄淮安府蘇州府為今日銷鎗重地宜中命

鎮撫大臣如尤遷三協之額分戍增堡各扼險要東西

開闢首尾相援步騎兼屯戰艦海舟添設于長淮大江

之間沿北即縣各積穀五千石或為石分儲立條為金

平轉運之費二曰議倫落或浙之災歲及江西之原估

袁標或聞粵閩擇其可者至府第設衛官屬暫從節也
三曰議開屯于江北開田招集流徙開屯立業給免
租三年後量征課稅縣府保以百夫屯為百夫長以
千夫屯為千夫長用什伍之法就使守禦四曰議甄選
明諭在北即縣凡口稱儒官有能立行舉示或擒罕者
賞五曰議偽命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致有今日諸屈
膝視顏之臣家屬在南者量仍舊籍俟其歸正不宜以
風聞謠言即行苛議無論清濁混而真偽混既無可選
之概恐增從逆之想至若自投未暇尤從寬分別酌議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或原係廢縣或曾駐推擬或原無官守或有地方之責
無兵馬之權倘才堪一剴情可矜原宜酌定一用之法
不當概以死責俟賊平論定乃如唐肅宗時以六等定
罪六曰議棄恤如花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
立宜贈恤餘待詳核論定七曰議功賞一階半級原用
勅酬恐爛羊酬賄市飲售官及原會俸今武爵稍寬文
資無濫錄數名原無開俸門八曰議起廢大行皇帝
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初年定鼎無宏父諫嗣後成運廢
諸諫清論自在假或標標升進致傷先帝王成之德

據臣等議
應照舊例
其應從
也

移使廷臣仍議于至密元曰議懲余邇來百司會聚成
盜賊靡忌之勢今約內都察院科道在外撫按唐判會
吏究匪重擬十日議清稅北清萬有餘艘除旗甲有數
外餘船可挖工挽夫不下八萬人大半募自外江清登
近地北十餘萬人無室無鄰遊食不已為患非細宜下
廷臣酌議供嘉納之命即的行
兵部請罷南京守衛恭贊各衛依北都設京營守衛又請
罷錦衣衛南北兩旗撫官俱從之

南渡錄

卷一

十二

今宜罷若南京之各宜存其舊以示不忘恢復之意而
京營之制宜視乎北以別無敵偶尊之嫌此後大小各
教場俱應改稱京營其提督戎政熟臣協理拒臣等官
俱宜如此仍練戰兵三萬分為十營兼用土著大漢止
用單校三百名錦衣衛校止用單校五百名其錦衣衛
堂上止用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衙南北鎮撫官不必
用既臨機利且杜密密兵部覆請俱從之
已亥命御史陳丹表密諭江北
丹表先以新進士既請調廣西土兵往初聞免故先

所謂內人而外者
史志云其州在江陰
作非此而別戶

帝特報今官命往調至是不果改宣諭江北

元大學士也耶謝督師非揚台賊入關轉政

南都諸生盧漫村等上言南都係朝廷門戶而朝廷是

天下根本至則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報聞

二江區區兵和而古法區區以兵官回任理云

政

吏原任刑部尚書徐石麟都察院右都御史官副都御史

事請成解學龍以原官為兵部右侍郎

石麟 先帝時以議獄特旨削籍學龍以薦黃道周遠

南渡錄

卷一

三

成

陞應天府丞張亦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順天府尹

王庭極應天府尹陞江面左布政朱之臣太常寺卿史科

左給事中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史科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御史耶繼經應天

府府丞仍帶原銜管巡視中城事

繼經以加銜係在起時故奮力辭不允

命復原任御史陳堃原官招聚雲南

堃 先帝時為文選兵部時例特至是以萬元吉為後

初三日即十五日
即係未及半月可
見逆賊之為至時
如山既非不測子
不結忘矣

官

以提兵鄒淵遠鎮九江黃蜚鎮京口等處

命上 大行皇帝 皇后尊臨

禮部又宗教一等名道員

凡二十四員

以兵科陳子龍巡視京營

起原籍科臣章正宸等望臣薦用選等

科則正宸楊時化宋惟莊張獻冊元姜球馬兆義等

臺則爾遜李長春施燧鄭友玄李振喬可聘等時化燧

南渡錄

卷一

十四

續前傳地

辛丑赴陞工科都許黎卿光祿寺卿

黎卿先帝時以推陞事為謝陞所科削籍尋具疏以疾

辭

壬寅監國即皇帝位于南都大赦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休天世洪昌自 高皇帝龍飛吳

淞已卜無疆之眉矣朕嗣守舊服攝遷江淮群臣百姓

共推維序跋涉未遑詣正位號予暫元監臨揖理為我

乃崇箋初進拒辭弗獲謹于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

廟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郊殿以范軾行茲神器惟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勁健造邦殫時以臨憲希蕩平
之績歟乃漢池益弄鍾虞虞無盡掃地以崇鼎龍取
賓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囑抱
痛敢辭新服之拜誓圖存歟之功尚賴賢親戮力助報
助予敢懷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
命太監孫魯鳳司禮監司禮監司禮監司禮監司禮監
不營

癸卯命馬士英入直佐理行營兵部事

南渡集

卷一

十五

可法持體辭敘也時蒲田國子生陳方策自京師回南
上言可法謂賊有未可緩國者六吳三桂屢與李賊戰
于畿輔如不即破賊則賊主吳家驊日報直不無望我
接濟兵深入某處漸遠愚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遽
殘夷將孤注不無望我救援賊兵燭廢自成投奔夷兵
得志勞苦功成不無望我賞賚一潰散必走而奔夷兵
不窮退勢將南向不無望我安撫似未宜緩國所以待
夷兵也而賊猶楚狡焉蓄奸已深今聞李賊陷京寧不
思慮及其地勢踞上潞順流而求金陵風帆似未宜

緩國所以辦賊賊也左鎮撫兵數十萬何難戰何難具
兵丁時亦非缺若不亟中大義伴足殊難誠恐秦楚成
難必至于漢似未宜緩國所以勵左兵也京師以南黃
河以北人受賊惠咸知有假借之份制而未知有中興
之郭王也誠本論所當速頒似未宜緩國所以挽民
心也山東在平降賊尚有兄背公榮風稱朕泉堅堅周
宗若不急頒詔侍從愚民同知通從恐遺煽惑似未宜
緩國所以救東省也京師五方謀處何營百萬生靈非
無家難誰無父母似未宜緩國所以接回鄉也古多可

南渡集

卷一

十六

起陸原任禮部侍郎即縣錫時為札部尚書陸少詹事竟進
卿為札部右侍郎即恭江都御史高倬為工部右侍郎石中
允羅大任為國監祭酒順天府丞伍鼎勳為通政使司左
通政孫松巡撫鄭益為大理寺卿
陸太常寺少卿如恐節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恩安等
處
甲辰命忻城伯趙之龍提督京營戎政
分淮揚蘄為四鎮以劉澤深高傑黃得功欽廉領之

四銀不扣自扣於小
節設皆歸事不
一何濟若社報

北都失守督撫皆奔匿鎮臣則得苦地而吞食為賊兵
駐宿遷寢止二千吳敢守唯心從揚州思息兄黨以擁
立功廟堂知縣之不得遂立分鎮議始為劉原閣部可
法言曰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猶爭雄于徐
泗賴奇間不置蓋江南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尚銳我兵
氣應倍分力單顧遠道近不可不擇所守立定根基無
後或能而蘇再同進駐分四鎮一為淮徐一為揚泗
為鳳陽為廣六以淮揚泗為自守而以徐揚廣六為進
取之基江北之兵救既於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然有西
南渡錄
卷上
十七

鎮不可無督師應屯駐揚州適中調適其四鎮駐淮揚
亦駐于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賴鹽城
安東邳州睢寧蘇十一州縣經理山水求招討事駐徐泗
者駐泗州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安
豐宿州蒙城濉州懷遠各縣州縣駐理河北河南開
歸一帶招討事駐徐奇亦或駐壽或駐臨淮以應陽臨
淮賴上賴州奇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駐之經理河
南歸豫一帶招討事駐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
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

為各州縣之經理各轄撥勦事一切軍民聽統轄有
司能節制營衛原存者為兵聽歸併整理所轄各縣聽
舉題用充其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
招商收稅以供軍買馬置器之用鎮湖兵三萬歲之供
本邑米二十萬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賊
在河北合力協防徐淮賊在河南則各鎮防守泗壽然
于青兗間必似置不語矣

命戶部速覈清案以濟軍需
御史房兆恒疏言今北清漸次入南而停江淮者尚衆
南渡錄
卷上
十八

運弁旗甲折乾並帶與衆不一而足宜急勅諸臣將在
淮亦會潛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潛臣白袍一督
之星夜押發叩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報外尤宜立運
登發無久露泊江干致生意外從之

龍淮撫鄭和光起原任巡撫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撫淮揚等處
仰閣臣士英梓里從廢籍起推
進伯勳係功為靖南侯故臣王為寧南侯各廢子錦衣衛
十戶又封提兵高傑興平伯劉淑清東平伯劉淑俊廣昌

伯大學士馬士與加太子太師臣子錦衣衛僉事

時江督未離職入見面奏曰封爵以初有功無功而伯

則有功者不初政危而伯則政危者愈多上首肯雖

祖威言嘆曰事已成奈何忤城伯趙之龍奏馬士美引

傑過河聖今往輯建威亦從火上曰馬先生不肯去

奈何今又先止顧去建威曰皇上即位之初難以恩

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英分為用伏

祈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

驚顛奉六龍為瀕淵之行上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

言瀕淵之行非遠為此事然不可不時提此志建威又

請稽前案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而部多降將非孝順

孫且皇初登大齊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

臣當星馳回汛上允可建威往問責問臣可法不當避

伯高士英不悅時人謂建威古雖正然使諸臣果以府

方

原任少詹事項煜自北道歸令下都察院

煜既為僞太常寺丞王是南送爵入班行吉色無作御

史陳良弼古先帝升遐之變千古異常總由大小臣

工結黨納賄淆亂紀綱事勢窮以至為貪邪斷送賊

到日或迎或窺忠烈家心可嘆也先帝何在煜逃生

未已混入班矣且彼居清華常以文章見稱既不能與

李邦華范景文相庭列難或黃冠紫衣任其所徃乃突

如其未化肯貪戀意欲何為萬一自嫌得告仗裁筆者

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見仍與某官寧不污史冊

而履聖治時七換方孔題亦自北郎有謀陪推某款

春戶科羅萬象面折其非玩弄之乃止

諭禮部考即祀時享諸札一歲中幾祭某親祭某遣官務

如祖宗典制詳開具奏

命札臣進上先福王先妃尊諡

方

主其方計止為完
一人父母妻子計其
下事無忘於此者

三俊命省莊罪歷見三俊不允

慎言疏內先列莊督師指驗與三俊誤用吳昌時二事

欲使天下共見其過然後用之耳俞莊罷三俊皆聞臣

私圖所擬也

調考功司員冰王並文選司郎中

命建議 素廟張后尊臨

如問后已列難故也

陞御史詹兆恒大理寺左寺丞

輔臣馬士英疏陳開國大計允之

南後錄

卷一

一維陽殘破後開聖母尚寓郭家寨當急為迎養一宜

考選難後教養蒙和宜選侍宮護送而永擇吉據安局

一宜勅禮部擇吉快選淑女以結中宮一諸藩流離恐

奸究生心或為所挾不利社稷凡僑寓去宜俱差官迎

置近地俟中原恢復各還原封既奏命輔臣可法遣官

迎聖母親臨事禮部酌議

詔封體失事各官不許起用

時劉孔昭古臣讀前詔內罪廢各官逆案計與監私俱

不得輕議惟置封廢失事于不查今日禍及君父傾賴

廟社封疆之號猶當追諡以明國法而擬議諸故中仍

留此一殿門戶之肺腑以再降陛下天下事尚急言

時監軍金事宋劄亦言天下人才多壞于門戶每擇一

題目豎標援人陷人則占風望氣者景附雲集致真正

介特之士不得効用宜如先臣楊士奇以天下心官天

下人以天下官官天下才皆可其奏自此門戶之說滋

矣

起用原任禮部侍郎饒繼盛

謀益以立游議慎機時科臣李沾有定策功故澆詭

南後錄

卷一

為巧護也聖臣陳良弼不平言陛下以親以賢當正

大統乃乃龍江現駕謀益和議挽止時科臣李沾相對

詫異與臣等並持公論及事定謀益猶現身容辭沾對臣

曰此時尚議論不歸正乎今忽以謀益與黃遵周黃景

昉等全存黃鼎臣憂奸人錯用心不可測當陛下前不

惜一死爭之退仍與沾爭彼謂為吾類不得不調停夫

調停同卿情而不顧秦亂朝廷是何心哉謀益大節已

喪公論共斥開沾存跪原借名正人君子而于眾喻中

混以服罪從未謀國宿會牢不可破願以臣疏與沾疏

縣之國門發下文武諸臣共執疏奏治無以屈也

江楚督臣和繹疏陳致治足國大計嘉納之

既言自古同推久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予在于得人而足國必先審勢所云致治必先得人者何也宋之高宗亦就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光武比烈次亦不得與唐虞禹湯或未知人善任使邪諫也武丁知傅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危方之烈周宣知吉甫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中改之盛光武知鄧禹寇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掃赤眉銅馬之熾以光

南漢錄

卷一

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不能終用猶能不失其用故能安矣安史克復而肅宗則不然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以小人參之卒令淪落以老其始終所信任亦惟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徒以故正勢日卑親恥不雪觀顏臣虜為萬世笑其構偏安一隅猶幸爾臣願皇上于在廷諸臣知而已用者任之信之勿使小人參之在野諸臣未及用者明詔廷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永有光武復卒茂故事蕭輪微名贊襄大業則高周建武之隆可正致也臣故曰致

治必先得人也臣所云守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自昔論

建都者右西北而左東南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東南之勢不足起西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羣雄殲明廢取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皇上繼承大統宅

是錫京政守先後之大機不可不早謀不先自治而遽

圖敵正敗之道也臣以為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江南江北定為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揚州而湖南襄樊定為

門戶頃聞叛將潰兵結紲淮南江北間小民漸喪樂生

南漢錄

卷一

之心君不及時臣盍一旦大寇蹙陵內奸嚮應得無寒心湖南賊逆倖逸千里蒿萊襄陽必爭之地開募設防傾周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往計日可歸版圖然後而不能安與不復何異蓋守襄陽則必設重營則必宿重兵則必須厚餉皆不可不從長計議也臣謂欲理淮南江北則必從整肅兵乞容詔督撫二臣審察屬逆具必就我戎索則分信地定餉餉申明紀律毋為百姓煩苦或中懷親望志求能勢未賄破碎其黨雖有焦爛寧忍小痛以除大毒臣以為愈于養癰欲料理湖南則宜別

簡以力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嚴和難民招米商賈
 既連已歸黔粵之貨以漸公私欲料取系款則必開印
 府宿重兵侯規模粗立然後投指要舊因大具屯種且
 井且守為持久計夫采其守則可歸究乘以開關中淮
 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開河南亦可由彭城以開河
 北攻守大勢如此若欲為盡江合腹裏而就遠角則腹
 裡失還角愈感此輪者耳臣故曰守固必先審勢也然
 臣終以明斷為諸人計之貞即消長理而已矣國勢之
 攻守得失机而已矣理非明不能斷机非斷不能割臣
 南來錄 卷十
 故以為得人當務之要也跪奏聞臣士英疑汪黃等語
 刺已深恨之
 督師輔臣處明法性淮揚
 已酉詔議生祖姚神后廟貴妃尊諡
 加淮撫臣兵部右侍郎
 陞兵部郎中鄭元吉大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
 補吏部司官夏元鼎等
 命王督居杭州府
 辛亥復原任御史卿友玄原官督理兩淮鹽法

友玄崇禎時以考選錢糧未完
 詔督師輔臣可法遣官訪 大行皇帝梓宮并太子二王
 從少詹詹紹寧諸也
 詔議北妃嚴號
 壬子命析兩
 御史郭維經言 聖明御極將兩司夫一切雲龍除亮
 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見寔深且傷官眾損于感泗悼
 卒於于瓜傷裝故刻情之慘漸過江麻登錫一片地不
 知符朱成何光落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漫
 南來錄 卷十
 不切要之極蓋庭而議以致東使門而為贊覽之際此
 聞奏足而作富貴之階操舉朝人心如狂如醉數日以
 來匹夫匹婦天情靜感宸安松伏乞早降諭旨凡內外
 文武諸臣洗滌肺腑從公起見毋違道以干恭母排民
 以從嚴凡刻薄偏私以及恩怨報復杜：改：孟期滿
 除一意以辨賊復仇為念即此公忠上徹國是自有天
 和仍約在京諸臣遵舊制務恭從之
 晉公親國徐如基侯生壁湯國祥安達柳祥昌伯誠意劉
 孔昭南和方一元東宇鼎夢熊成安郭祥永宮御盾子有

差

予司禮監太監韓林原九德各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
食事銀帶有差皆以定冊功也

趙川公徐和丞既再原任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報聞

勅臣存文臣始此

大印尚書燕崇云乞休不允

時勅臣劉孔昭趙之龍等皆懇辭官存書輔吳桂朝罷

群詣于庭至日為朋愛好欺所用皆私人故微服陰聞

臣和國等附之乃逃孔昭又言先帝無殺色遊幸之

南漢錄

卷一

卷一

好無神仙土木之費飭法明刑銳心雪恥緣諸大吏嘗

私愛要擬之中時伏機關殺氣之中覺全匪類事植功

余盡齊其貪殘之罪廉恥喪而人心散大勢土崩重不可

逐逆賊時貼城主亡國既殉節臣人其餘從逆盡為

美官今潛竄南中者大罕皆受偽命為賊作內應否則

南走緬北走越耳臣臣不願除孽授且沒一語用又以

快國罪臣巧為推執豈不盡傾江南不止又言慎言原

有二心當告府決案定立主上之際阻難奸辦跪奏候

旨既辨且乞休聞臣和國等亦以不能戰和文武各跪

乞休俱不允御史王孫蕃言慎言治事而銓底冊罪惡

或用入偶不合勅臣臣心入告以林上裁未有呼大

小九和科道于庫而罵家臣如今日之異者安國家在

尊君勅臣尚未聞手督輔可法否吳桂持斧廷步裁舉

特簡止周奉命討此逆其行逆蒙先帝罷歸援例

促至京擬成全茲此性之過也然性奉命之日正虜入

北時原係唐通兵為勦賊防虜不去則兵不前故屢指

行未允此性逆之可原也半來往路不潔病在党同我

與或可以不許之數百足不德或可以不用之才一肯永錫

南漢錄

卷一

卷一

臣生平拙守不解異同如監同諸款內起廢一兵有除

封疆逆案計與賊私不推起用一貶臣為去之誠以國

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棄征宜廢未可仍執往例耳後

未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

之不直供天下用也今宜捐去成見一乘虛行如性之

過則還以還如性之才則用其才工路屬平何容偏執

況北都之變文臣臣多誤即武臣臣多失忠若各執成

心日尋水火文臣臣武臣臣不和而文又與文不和臣切不

願諸臣存凡見也已府丞郭繼德言可法去逆案一語